

丁家桐
著

上帝原谅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上 官 下 吏 表 谅

早 不 一 期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9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帝原谅/丁家桐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1995.2

ISBN 7-80094-100-0

I. 上…

I. 丁…

Ⅱ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N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15835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79 号)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8.75 字数 178 千

1995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4200 册

定价:7.50 元

主要人物表

白小韵	私生女,歌星	徐财旺	农民,厂长
公孙岩	民间企业家	肖 玫	女记者
安 然	某省处级干部	梁 芸	琼城妇联负责人
白 韵	琼城中学校医	玛 丽	公孙石秘书
安 木	离休干部	伊万娜	俄罗斯音乐家
公孙石	旅美华人富商	昆仁叔	农村大队干部
辛 星	省歌舞团团长	徐大妈	烈士遗孀

目 录

第一卷 80年代中期

- 1 冲突 (3)
- 2 歌场风波 (7)
- 3 告别权力 (15)
- 4 离婚餐厅 (18)
- 5 夜半敲门 (28)
- 6 总统套间里 (39)

第二卷 下放的日子

- 7 花渡三匹马 (53)
- 8 初吻 (64)
- 9 神秘的弦 (70)
- 10 大麦茶 (77)
- 11 黑风湾 (84)
- 12 除夕案 (93)

第三卷 80年代后期

- 13 胡子明星..... (107)
- 14 情探..... (116)
- 15 北国飞鸿..... (126)
- 16 老人的雕像..... (136)

- 17 南飞雁····· (141)
18 情妇宣言····· (15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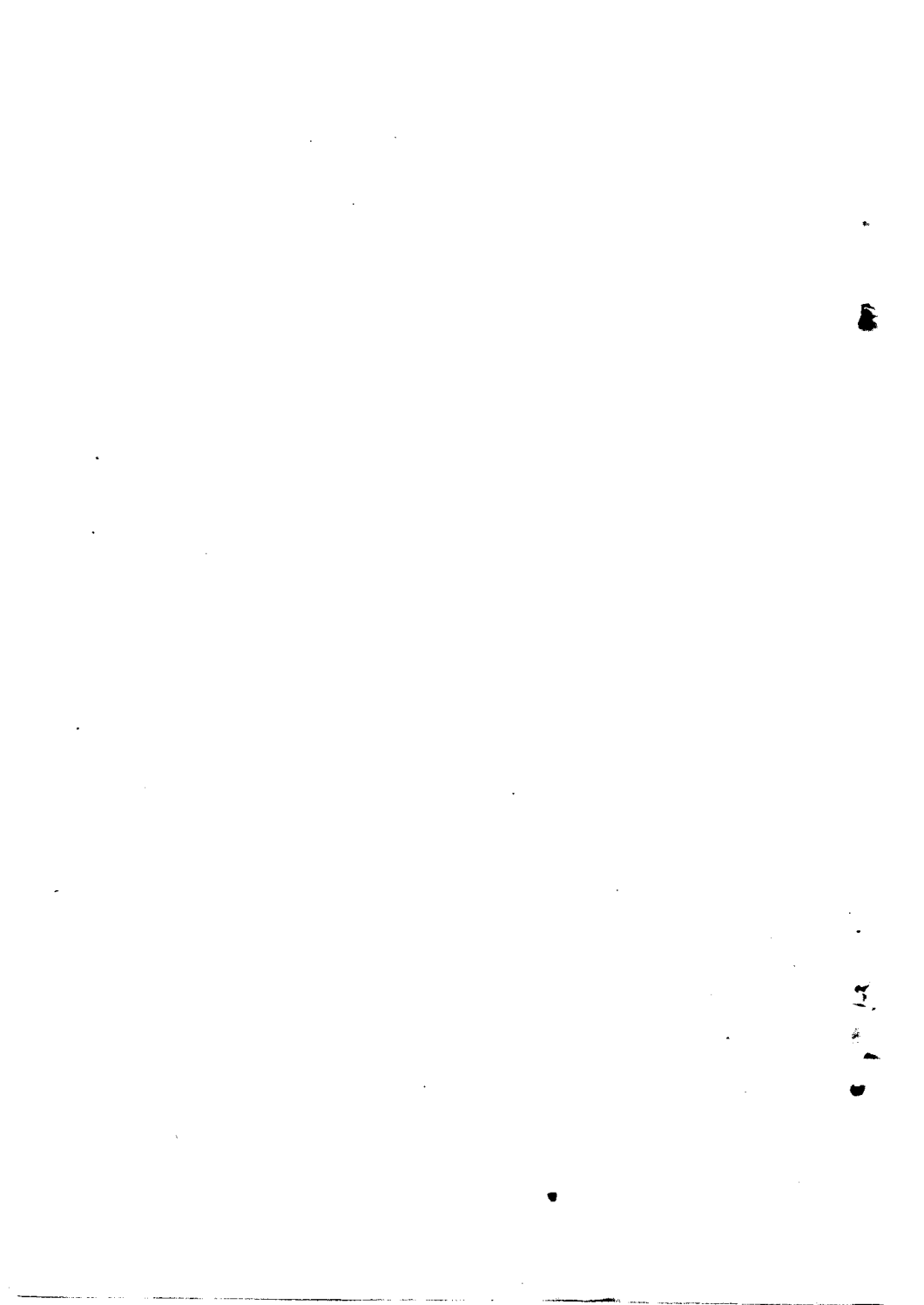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卷 90年代第一春

- 19 11日,11点,11····· (161)
20 富豪还乡····· (174)
21 历代公孙····· (185)
22 圈套····· (193)
23 海外奇遇····· (204)
24 爱情游戏····· (213)

第五卷 难忘的1992

- 25 黑河巧遇····· (231)
26 墨西哥湾的电话····· (238)
27 忏悔····· (249)
28 江桥之夜····· (253)
29 古槐梦····· (257)
30 重返花渡····· (266)

第一卷 80年代中期



1 冲 突

客厅里，沿着对角线踱步，多少个来回了。

房子很宽大，地面是水泥的本色。

藤椅，沙发。沙发是文革后第一代产品，木头的扶手很粗糙。墙上有当代名流的书画，隶书是“红军不怕远征难”那一首，题款中的“雅属”说明艺术家和主人的关系很淡。

一位官员的家。很有身份，又很本分。

主人安木看看壁上的钟。青岛人送的石英钟，时针与分针在4的下面重合。过了20分钟，儿子还没有回来。

算算时间，还有两个星期，就当“老员外”了。琼城老大的这把椅子，要让给人家。

洗衣机嗡嗡响着，余奶在洗衣服。告诉她，冬天下午洗衣服，夜里要冻的。她说耳背，听不清。20年的老阿姨了，没法子的。

屋角的水仙花花杆窜得老高，花苞就要放了。开得早的，败得也早，等不到春节了。

客厅里有面镜子。镜子里是书记的形象。头发花白，自然地卷曲，嘴角的皱纹标志着掌握权力的持重感。眼神混浊了，眼睑周围的皮肤松软皱肿，但是，被一副澳大利亚进口的宽边变色镜遮着，恰到好处。新闻联播里的人物不比自己年轻，如果到了京城，撑个五年十年，未尝不行了。

钥匙开锁的声音，硬底皮鞋走在花园小径上的声音。

急促而自信的步履声说明：安然回来了。

儿子安然借用到省，半年了。

安然梳着中分背贴式大包头，油光锃亮。制作考究的咖啡色华达呢大衣，咖啡色的西服，配一根白色领带，十分挺括。人走进来，便带来一股香味，神采飞扬。

安木扫了儿子一眼，上楼进了卧室。

儿子知道有事，也跟着上楼。

安木的卧室本来在楼下。小夫妻分到屋，他便住了高处。

安木示意，叫安然把门关了。

门没锁好。老人走过来，用力推了一下。

“妈去打牌了？”

妈叫乔兰。退休了。

“你看看，你这身打扮，像个政府官员吗？”

“官员怎么啦？就该穿老布中山装，再穿一双布筋鞋，打扮成一个老八路的样子？可回到家里，嚼花旗参就像嚼蚕豆，早上晚上，还少不了一碗燕窝什么的。”

“时髦病！”父亲骂了一句，摇摇头，“你身上，我看得惯的，只有这根领带。”

“3点半，我才去参加追悼会的。农工的花老头走了，你知道的。”

父亲注意到儿子的眼神，里面充满了新贵的自信与傲慢。

“自以为聪明，其实很笨。有许多闲话！”

“有人打小报告了？”

“不只一份两份，风声很大。”

儿子不语。

“早和你说过，收敛一点，收敛一点。省里用你，还有考

虑。当着上级，不要夸夸其谈；男女之间，避点嫌疑。前程重要嘛。你就当耳边风！”

“芝麻大的事，有什么了不得的！”儿子摸了底，松了口气，“风浪中不是揭过了，道貌岸然的人物，三个五个的，不稀奇。风头过了，六部大臣、一方诸侯，还不是照当！”

时间，指向4点35分。

“我问你，”父亲看时间不早，单刀直入了，“你要和小芸闹离婚，可是真的？”

儿子愣了一下。过了一会儿才说：“说真也真，说假也假。”

“什么影响！廖老那边，怎么交代？在北京，廖老的一张名片，比介绍信管用，你不懂？不要麻木！”

“她回北京，去给廖老管管名片，不是很好吗？”儿子不看父亲。

“这样说，对得起廖老吗？”

“有什么对不起的？我们安家，难道是安置处理品的专业户吗？”

儿子无意中说了个“安家”，触痛了父亲那根敏感的神经。骤然间，他的脸色泛白了。

“我说过，我还没有考虑成熟。”儿子眼睑低垂，连忙收口。

室内静极了，台钟“的达”，“的达”的声音分外清晰。

“还有一件事，有个歌星，叫白——”父亲故意停顿一下。

“白小韵，”安然眼里放光，“老同学，一道下放的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”

“其实，廖老来的那会儿，你们就知道了。”儿子觉得理由很充分，“从大处看，都是你们说的。什么都听你们的了，

还有什么说的？”

儿子心里有苦水，做父亲的明白。安木说话的声调不如刚才那么生硬了：“人家是有夫之妇！”

“已经离了。”儿子掏出烟，点了一支，“才办的手续。那种婚姻，简直是罪恶。姓徐的是个痞子，小韵一气忿，造成了大错！”

父亲静静听了一回，点点头。猛然想起他该说的话：“别忘了，你是有妇之夫！党纪、法纪会管你。”

儿子吐了一口烟，笑了：“天下的男子，有情妇的，还少吗？不过咱们中国人，总是把情妇搁在心里，嘴上却说感情如何纯洁。就像和尚，总是说从来不知道肉味，其实呢？欧美人的观念就不一样，谁没有几个情人，谁就没本事！”

“我警告你，”安木差不多是动怒了，“你和白小韵，关系应当断了！”

儿子很惊异，父亲还很少这样不讲情理。为什么一提到白小韵，就急成这个样子？是触犯了他们10年前决定的尊严吗？是梁芸施加了什么压力吗？还是什么显赫人物有电话来过？

“爸，我问你。”儿子掸掸烟灰，声音显得分外柔和，“你和妈的关系一直疙疙瘩瘩的，不那么和谐，你心里就没有自己的情人吗？”

安木愣了。

冬天傍晚的阳光，淡淡地从窗子里流进来，洒在壁上。但是，一丝余光也足以映出用力地握着椅把的父亲的惨白的脸。

有人敲房门，是余奶。她问：“小然他爹，是叫我吗？”

门外，有汽车喇叭声。

2 歌场风波

万人歌场。

华夏之门稍稍开启，首先从门缝钻进来的便是流行歌曲。唱生活，唱爱情，唱荒唐的梦，唱心底的小小的秘密。刚刚走出革命的狂热年代的少男少女，初听靡靡之音，仿佛在酷暑中煎熬久了的疲惫的人们初遇秋风，一个个大惊小怪。一夜之间，一批过去不起眼的黄毛丫头用她们甜美的声音，也用她们讨人喜欢的面孔、她们窈窕的身材征服了南疆北域，成为歌星。她们不仅占领小小的歌场，还占领话剧院，占领电影场，占领大礼堂，现在又占领万人体育馆。闹得京剧名伶、声乐大师、钢琴演奏家，还有运动健将，望着她们一个个瞪着血红的眼睛，摇头叹息。

华灯初上，省城的江南体育馆通体辉煌。

这是国内 80 年代的著名建筑。北京来的人说它像天坛，欧洲来的人说它像斗兽场。它高踞一座山冈之上，花岗石的百级台阶围了整整一圈，使它显得庄严与巍峨。现在成千上万个白小韵的歌迷们挽着情人，搀着小孩，通过长长的台阶，涌向歌场。

几十个白小韵立在 16 个入口处的橱窗内、广告牌上，或笑或泣，或怒或乐，或立或坐。她白皙、瘦削，精心修剪但又显得随意的头发，使面部显得很清秀。她始终带着一种淡淡的哀愁，大而亮的眼睛，深陷的眼窝，像一泓深沉的潭水，承载着太多的苦难。缓缓隆起的胸，平缓有致的曲线，修长的腿，传达着东方女士的那种韵律美。人流经过白小韵的

面前，流动便缓慢了，她的发式，她衣裳的色彩，她的项链，她的叉口开得很高的旗袍，都是男男女女小声议论的话题。

在千万双好奇的、欣慕的、贪婪的眼睛里，有一对老人的眼睛。

安木的眼睛。

他不是从台阶走上来的。他乘坐的“皇冠”通过盘山道，停在馆后的小车场。

他在省城参加一个会，一个天天报纸上报道进程的会。自然，也是一个行礼如仪的会。

他住一个单间。会议对于一个行将告别政坛的老人，有一种过分的礼貌。他不参加任何为他惋惜的议论，他也拒绝参加那些喧闹的华而不实的晚间活动。会议一散，他一个人关在屋里，亮起“请勿打扰”的小红灯，洗洗澡，听听音乐，看看电视。

本周的“每周一歌”是《孤独的小船》，演唱者是白小韵。白小韵刚刚参加南方歌星评选，载誉归来。看到屏幕上出现白小韵的名字，他迅速从沙发上立起，拉过一张沙发凳子，凑到电视机前，随着乐声的疾徐，在屏幕上搜索什么。《孤独的小船》是白小韵唱红了的几首名歌之一，省城的歌迷们已经跟着唱疯了。随着乐声，一个白色的幽灵从大海的浪花中冉冉而出，牙黄色的套裙外面披着飘缈的白纱，项间、腕上、耳坠下面都是挂的珍珠，晶莹夺目。

我是一只孤独的小船，
渴望那温暖的港湾；
让我在他怀抱里安静休息，

一颗心抛锚在海滩。
不管天涯海角多么遥远，
我会轻轻地靠岸；
让我诉说风浪的思念，
再扬起远航的风帆。

他琢磨每一个词句，他琢磨每一个节奏，他琢磨每一个音符。

他理解。

少年时代，他也曾是个歌手。打麦场上、行军途中，他常常扯起嗓子，不是唱“打得好来打得好”，就是“密云笼罩着海洋”。他还记得打麦场上那热烈的掌声。

做了官，老得快。没有人要自己唱歌了，自己只做指示，再也不唱歌了。

他也和她唱过歌，《红莓花儿开》。手挽手，林间小道上，轻轻的。

他唱的只有她听见。她唱的也只有他听见。

白小韵会唱歌，这样迷人，这样动情。歌声带着他，走得远远好远。

1天，2天。一连4天。

他想起闭幕式的晚上，有个音乐会，南方新选出的十大歌星连袂演出。其中，有白小韵。

要票。要车。

他绕着体育馆走了一圈，细细地打量墙上那几十个白小韵。

人群乱了。

白小韵的巨幅照片前，人们指指戳戳。

三五个一群，叽叽喳喳。

先是一群，后来是一片。

“快报，快报！”几个人手里捧着一迭报纸，大声叫卖。

“看报，看报，歌星换马！”

“特大新闻，特大新闻，白小韵离婚内幕！”

人们抢着报纸。

安木驻足。他不习惯于抢购报纸。

白小韵的大幅照片。

一张省城的小报。听说过，没读过。

头版有汤团大的字：

歌星换马 人往高处走

农汉失妻 泪朝心底流

“徐财旺什么人？”

“大老粗嘛！如果是阔佬，舍得一脚蹬掉吗？”

“水性杨花。”

“我对下联，忘恩负义。”

“歌唱得甜，心却是辣的。”

“只要有钱，鬼也推磨，什么恩义不恩义的！”

“一个歌星，卖唱的，就这么个层次，要求不能高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，这不是女陈世美么？”

“她离婚，你不是就有希望了么？”

“嘻，嘻！”

“文革”以后，好些年没有“特大新闻”“爆炸消息”了。习惯于热闹的人有一种失落感。名人、歌星、模特、演员、画家成了他们注意的重心，他们或她们的私生活被别人一个细

节一个细节地研究，然后在饭桌上、客厅里、茶馆、公园、花前月下以至枕头边悄悄传播，添油加醋。领袖的选集在书店落满了灰尘，而专门收集奇闻内幕的读物，却几万几十万份地印刷。人们鄙薄它，人们又渴求它。

显然，看不惯白小韵的人恰当地选择了时机。

显然，今夜歌场的海洋里会有波涛。

厅馆硕大无朋。万人的座位上了八成。南方名城评出的歌星连袂演出，今天是最后一场，许多会议都包了票。白小韵的演唱排在压轴的位置上。她的声音是一个因素，她是本省人，组织者尊重听众的感情也是一个因素。

看过小报的，知道场内的气氛有些紧张。前两天，轮到白小韵上场，歌迷们又是鼓掌，又是欢呼，一片痴迷，一片沉醉。今天，当白小韵款款上场时，场里出奇地安静。小韵今天穿着很素，头饰很少，只是一身靛青色的带有传统韵味的套裙。人们试图破译她脸上的密码，看看她究竟读了今天的小报没有，看看这个风流女人作出的是什么样的反应。白小韵唱的是《想你的时候》。

当我想你的时候，

泪在悄悄地滑落……

看台上起了嘘声。一片骚动。

“虚伪，虚伪！”有人挥着小报。

安木明显地不安，环顾左右，一脸的不满。同座的是些省城的权要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只示意他坐下。

一片嘘声，又是跺脚，又是口哨。

一批歌迷拼命地鼓掌，表示对歌者的声援。但是，掌声